龔定盦全集

卷三

仁和龔自珍璱人撰

己亥六月重過揚州記

居禮曹客有過者曰卿知今日之揚州乎讀鮑照蕪城賦則遇之矣余悲其言明年乞假南游抵揚州屬有告糴謀舍舟而館旣宿循館之東牆步游得小橋俯溪溪聲讙過橋遇女牆齧可登者登之揚州三十里首尾屈折高下見曉雨沐屋瓦鱗鱗然無零甃斷甓心已疑禮曹過客言不實矣入市求熟肉市聲讙得肉館人以酒一餅蝦一筐饋醉而歌歌宋元長短言樂府俛窗嗚嗚驚對岸女夜起乃止客有請弔蜀岡者舟甚捷簾幕皆文繡疑舟窗蠡觳也審視玻瓈五色具舟人時時指兩岸曰某園故址也某家酒肆故址也約八九處其實獨倚虹園圮無存

曩所信宿之西園門在題榜在尚可識其可登臨者尚八九處阜有桂水有芙渠菱芡是居揚州城外西北隅最高秀南覽江北覽淮江淮數十州縣治無如此治華也憶京師言知有極不然者歸館郡之士皆知余至則大讙有以經義請質難者有發史事見問者有就詢京師近事者有呈所業若文若詩若筆若長短言若雜著若叢書乞爲敘爲題辭者有狀其先世事行乞爲銘者有求書冊子書扇者塡委塞戸牖居然嘉慶中故態誰得曰今非承平時邪惟窗外船過夜無笙琶聲卽有之聲不能徹旦然而女子有以栀子華髮爲贄求書者爰以書畫環瑱互通問凡三人凄馨哀豔之气繚繞於橋亭艦舫間雖澹定是夕魂搖搖不自持余旣信信挐流風捕餘韻烏覩所謂風嗥雨嘯鼯狖悲鬼神泣者嘉慶末嘗於此和友人宋翔鳳側豔詩聞宋

君病存亡弗可知又問其所謂賦詩者不可見引爲恨臥而思之余齒垂五十矣今昔之慨自然之運古之美人名士富貴壽考者幾人哉此豈關揚州之盛衰而獨置感慨於江介也哉抑予賦側豔則老矣甄綜人物蒐輯文獻仍以自任固未老也天地有四時莫病於酷暑而莫善於初秋澄汰其繁縟淫蒸而與之爲蕭疏澹蕩泠然瑟然而不遽使人有蒼莽寥泬之悲者初秋也今揚州其初秋也歟予之身世雖乞糴自信不遽死其尚猶丁初秋也歟作己亥六月重過揚州記

病梅館記

江甯之龍蟠蘇州之鄧尉杭州之西谿皆產梅或曰梅以曲爲美直則無姿以欹爲美正則無景梅以疏爲美密則無態固也此文人畫士心知其意未可明詔大號以繩天下之梅也又不

可以使天下之民斫直刪密鋤正以殀槑病槑爲業以求錢也槑之欹之疏之曲又非蠢蠢求錢之民能以其智力爲也有以文人畫士孤癖之隱明告鬻槑者斫其正養其旁條刪其密夭其穉枝鋤其直遏其生氣以求重價而江浙之槑皆病文人畫士之禍之烈至此哉予購三百盆皆病者無一完者旣泣之三日乃誓療之縱之順之毀其盆悉埋於地解其椶縛以五年爲期必復之全之予本非文人畫士甘受詬厲闢病槑之館以貯之烏乎安得使予多暇日又多閒田以廣貯江甯杭州蘇州之病槑窮予生之光陰以療梅也哉

長短言自敘

情之爲物也亦嘗有意乎鋤之矣鋤之不能而反宥之宥之不已而反尊之龔子之爲長短言何爲者邪其殆尊情者邪情孰

爲尊無住爲尊無寄爲尊無境而有境爲尊無指而有指爲尊無哀樂而有哀樂爲尊情孰爲暢暢於聲音聲音如何消瞀以終之如之何其消瞀以終之曰先小咽之乃小飛之又大挫之乃大飛之始孤盤之悶悶以柔之空闊以縱游之而極於哀哀而極於瞀則散矣畢矣人之閒居也泊然以和頹然以無恩仇聞是聲也忽然而起非樂非怨上九天下九淵將使巫求之而卒不自喻其所以然疇昔之年凡予求爲聲音之妙蓋如是是非欲尊情者邪且惟其尊之是以爲宥情之書一通且惟其宥之是以十五年鋤之而卒不克請問之是聲音之所引如何則曰悲哉予豈不自知凡聲音之性引而上者爲道引而下者非道引而之於旦陽者爲道引而之於莫夜者非道道則有出離之樂非道則有沈淪陷溺之患雖曰無住予之住也大矣雖曰無

寄子之寄也將不出矣然則昔之年爲此長短言也何爲今之
年敘之又何爲曰爰書而已矣

商周彝器文錄敘

羽琌山民曰商器文但象形指事而已周器文乃備六書乃有
屬辭周公訖孔氏之閒佚與籀之閒其有通六書屬文辭載鍾
鼎者皆雅材也又皆貴而有祿者也制器能銘居九能之一其
人皆中大夫之材者也凡古文可以補今許慎書之闕其韻可
以補雅頌之隙其事可以補春秋之隙其禮可以補逸禮其官位
氏族可以補世本之隙其言可以補七十子大義之隙三代以
上無文章之士而有羣史之官羣史之官之職以文字刻之宗
彝大氏爲有土之孝孫使祝嘏告孝慈之言文章亦莫大乎是
是又宜爲文章家祖其及五百名者有曶鼎六百名者有西宮

㝬父盤則與周書七十一篇相出入矣摹其篆文以今字錄之如孔安國治尚書以今文讀讀古文也

昇平分類讀史雅詩自敘

語云人日戴天而不知天之高其今之士民耶蓋相與世之游乎廓然大順若寒暑晝夜而不知

歷聖實生我也鞠我也等百世之王雖比仁也意士不談史之過邪史之百王仁不仁之差大耑有三視其賦視其刑視其役而已矣

本朝自

聖祖之年屢問所以損上益下者

世宗初遂用怡賢親王言減蘇松一道地丁銀四十五萬兩南昌一道地丁銀十七萬兩乾隆二年又減江浙兩省地丁銀二

十萬兩減明賦十之四東南天下華然而所食於東南者止此矣獨粟米漕東南乾隆朝凡錮七省漕米者三曹錮天下地丁銀者亦三史所未有且地丁者丁統於地非計丁而出賦也有漕省并地丁計爲什一無漕省只計地丁倘未及三十分之一雖曰玉食萬方而所食於一千四百五十一州縣者又止此矣此

本朝之賦

本朝死刑別二等曰情實曰緩決又有情實而不予勾者勾四之日

皇帝賜漢大學士一人坐一一商榷之講官科道皆侍先期由有司詳部臣核定又有九卿會議簽商有刑部簽商蓋自有司初定讞以至於

予勾中間更心目十數吏手百數仕者罪至死子孫應試入仕
如故此
本朝之刑中外一家無漢唐戍邊塞之民而一切城工河防以
及
內廷營造
行在所葺治蹕道皆雇民給直
國家雖費帑巨萬民不知知受雇而已至於南河
國家痔漏所費者國之帑金也所救者民之田廬也似宜藉民
力乃役夫歲數百萬無空役者是故
本朝絕無力役之事史之百王其酷虐無道生人丁其厄者不
必徵也平世中主亦不屑與度也請徵三王三王且什一況其
降乎酒誥之殺濫甫刑之條繁漢文雖除肉刑矣而夷人之三

族何足數也況其降乎三王於虞陳使民用民力歲三日況其降乎至其鼎鑊砥質夷三族之刑士大夫妻女發樂籍之刑言官受廷杖下鎮撫司獄之刑計口出錢髫齔皆算算及車船牛馬之賦治宮宇築城戍邊盡閭左以發之之力役二百年之民或甚以占事駭然不信曰史豈有是邪而古者日日習之若寒暑晝夜彼非圓頂方趾父母所生之民邪非今之士民之先祖邪何其慘也昇平分類讀史雅詩一卷十有五篇內閣中書仁和龔自珍之所造也自珍自言曰今之世有窮儌荒渻貊鄉鼠壤悍頑扇亂而自外於天地父母者閒歲上聞爲肢末憂謂宜有文臣尉先知覺後知之義作爲歌詩而使相與弦歌其閒詩之義貴易知也犯上作亂之民必有自搏顙泣者必有投械而起俯視

聖壽千萬年俛視雲礽之盛其世者擇言而興不避在伍

千祿新書自敘

敘曰凡貢士中禮部試乃

殿試

殿試

皇帝親策之簡八重臣讀其言

皇帝制曰無隱直言朕將采擇又曰朕將親覽焉八人者則朝服北面三跪九叩頭率貢士亦三跪九叩頭就位有虔既試八人者則恭遴其頌揚平仄如式楷法尤光緻者十卷呈

皇帝覽

皇帝宣十人見翼日鑾儀衛陳法駕和聲署設樂

皇帝升太和殿貢士畢見前三人

賜進士及第冠服由
午門中道出乃出自
端門
天安門皆當馳道
賜宴禮部如故事先
殿試旬日爲覆試遴楷法如之
殿試後五日或六日七日爲
朝考遴楷法如之三試皆高列乃
授翰林院官
本朝宰輔必由翰林院官卿貳及封圻大臣由翰林者大半其
非翰林官以值軍機處爲榮選軍機處之職有軍事則佐
上運籌決勝無事則備

顧問

祖

宗掌故以出內命者也保送軍機處有考試其遴楷法如之京

朝官由進士者例得考差考差入遴則乘軺車衡天下之文章

考差有閱卷大臣遴楷法亦如之部院官例許保送御史御史

主言朝廷是非百姓疾苦及天下所不便事者也保送後有考

試考試有閱卷大臣其遴楷法亦如之龔自珍中禮部試

殿上三試三不及格不入翰林考軍機處不入直考差未嘗乘

軺車乃退自訟著書自糾凡論遴穎之法十有二論磨墨膏筆

之法五論器具五論點畫波磔之病百有二十論架構之病二

十有二論行間之病二十有四論神勢三論氣禀七既成命之

曰干祿新書以私子孫時道光十有四年內閣中書龔自珍謹

敘

錢吏部遺集敘

錢吏部歿卒且八年遺詩始寫定是爲辛未歲越丁丑錢廷烜走訪龔自珍海上屬之曰先人詩出又七年未有最錄之言將惟天下善言文章之情者是屬自珍悄然不能辭乃濡筆而稱曰今天子始親政之歲舉己未科會試主者大興朱文正公榜出省貢士之邃於經雄於辭者雅治一藝者畢在可八九十人而吾浙二十一人其以文采妙當世者譁譁以十數嫭矣哉先若後未之聞也君實以是科成進士氣文而身傾黝然黑諷然清彷彿如有思諸君先後躋九萬里之上君意善感慨又清貧甚浮湛卒文正憐歎杭州以爲知方聞士詩十卷無留湖僅獄傲詭之言如坐杭州山水間重山三湖孔翠鸞之屬往來鳴歎

天清日沈風起卉木洽洽乎琴筑語而竽笙鳴是其可狀者也小樂府一卷幽窅而情深言古今所難言疑澀於口而聲音益飛殆不可狀前哲有言古今情之至者樂器不能傳文士不能狀意者然乎嗟嗟感前修之易淪聰華士而踵起名滿天下才嗇於命情又嗇於才是集也宜吾微吟焉寂聽焉低徊獨抱焉弗可已矣

江左小辨敘

江左小辨二卷失撰者姓氏有明中葉嘉靖及萬歷之世朝政不綱而江左承平斗米七錢士大夫多暇日以科名歸養望者風氣淵雅其故家巨族譜系多聞人或刻一書或刻一帖其小小異同小小源流動成掌故使倥偬拮据朝野騷然之世聞其逸事而慕之覽其片楮而芳香惻悱俗士耳食徒見明中葉氣

運不振以爲衰世無足置意其實爾時優俗之見聞商賈之氣習有後世士大夫所必不能攀躋者不賢識其小者明史氏之旁支也夫爲此辨者其江左之俊辨也夫吁

江子屏所箸書敘

嘉慶中揚州有雄駿君子曰江先生以布衣爲掌故宗且二十年使仁和龔自珍條其撰述大旨以詔來世自珍徑求之縱橫側求之又求其有所不言者而皆中律令其殺也爲易也其詳也則中春秋恩父恩王父之誼海陬小生瞪目哆頤敢問九流最目之言夥矣子胡張江先生之□書且子所謂律令誰之爲之也作而告之曰聖人之所爲也傳不云乎三王之道若循環聖者因其所生據之世而有作是故易廢連山歸藏詩三百而周詩什九春秋質文與家禮從周皆是誼也孔子殁儒者之

宗孔氏治六經術其術亦如循環孔門之道尊德性道問學二大端而已矣二端之初不相非而相用斷同所歸識其初又總其歸代不數人或數代一人其餘則規世運爲法入我朝儒術博矣然其運實爲道問學自乾隆初元來儒術而不道問學所服習非問學所討論非問學比之生文家而爲質家之言非律令小生改容爲閒敢問問學優於尊德性乎曰否否是有文無質也是因造起而欲偏絕也聖人之道有制度名物以爲之表有窮理盡性以爲之裏有詁訓實事以爲之跡有知來藏往以爲之神謂學盡於是是聖人有博無約有文章而無性與天道也端木子之言謂之何曰然則胡爲其特張問學得無子之徇於運歟曰否否始卒具舉聖者之事也餘則問學以爲之階夫性道可以驟聞歟抑可以空椎懸揣而謂之有聞歟欲

開性道自文章始有後哲大人起建萬石之鍾擊之以大椎必兩進之兩退之南面而撝之禝之子之不以文家廢質家不用質家廢文家長弟其序臚以聽命謂之存三統之律令江先生布衣非其任矣曰江先生之爲書與其甄綜之才何如曰能進之能退之如南面而撝之如禝之子之曰請言江先生平生曰生於典籍之區少爲方聞士乾隆朝佐當道治四庫七閣之事於乾隆名公卿老師宿儒畢下上斷斷萬聞千睹既老勒成是書窺氣運之大原孤神明以窔往義顯故可以縱橫而側求詞高故可以無文字而求今夫海不有萬怪不能以一波今夫岳不有萬怪不能以一石飲海之一蠡涉岳之一石如見全海岳焉甑瓦之所積甓茨之所飾風雨乍至尺青寸紅紛然流離才破碎也江先生與是曰敬聞教矣古之學聖人者著書中律令

吾子所謂代不數人數代一人敢問誰氏也曰漢司馬子長氏劉子政氏江先生書曰

國朝經學師承記者如干卷還之例其曰

國朝經師經義目錄如干卷向之例小生降階曰有是夫雖癯也猶得攀裳中原於我乎覩命之

袁通長短言敘

錢唐袁通長短言六卷今夫閨房之思褻狎之言以陰氣爲倪以怨爲軌以恨爲旆以無如何爲歸墟吾方知之矣若其聲音之道體裁之本短言之欲其烈長言之欲其淫裔莊言之欲其思謫言之欲其不信謬言之欲其來無所從去又無所至也怪哉使我曼聲吟歔壽命訖而不知厭招我魂於上九天下九淵旬日而不可返怕然止寂寥兮無譏於先王而豈徒調夔牙之

一韻割騷之一乘也哉卒毋如何命筆爲之敘

上海張青琱文集敘

嘉慶二十一年治河方略館移內閣借順治朝及康熙初紅本備攷核館不戒於火紅本焜嗣是內閣求順治典故難二十五年龔自珍筮仕得內閣中書求順治前輩文章於江南上海縣李家得張宸所爲文集三十卷中書述一篇其所述與今大異其高論今日益難施行內閣應官文章三十餘篇其哀冊文一類甚哀異雜事記五篇述所見當日儀官未定之事可以廣異聞其他文章出於陳子龍吳偉業之間同時三吳以東跨婁越泖至海濱而止甚多文士君之爲未大異乎諸君之爲之也自珍喜而寫其副以如京師職方述一篇代大臣馬思哈北征日記一篇則兵部郎中程同文就自珍舍寫副以歸京師遂有兩

本道光壬午正月內閣後進仁和龔自珍序於城南圓通觀

金孺人畫山水敘

嘗以後世一切之言皆出於經獨至窮山川之幽靈嗟歎草木之華實文人思女或名其家或以寄其不齊乎凡民之心至一往而不可止是不知其所出嘗以叩吾客客曰是出於老莊耳老莊以逍遙虛無爲宗以養神氣爲用故一變而爲山水草木家言昔者劉勰論魏晉宋三朝之文亦幾幾見及是或者神理然耶吾友王曇仲瞿有婦曰金字曰五雲能屬文又能爲畫其文皆言好山水也其所畫有曰山居圖極命物態仲瞿實未甘即隱遁以從魚鳥之游五雲饗筆研而祝之曰必得山水如斯畫之美而偕隱焉曇曰諾吁曩者同時之士固嘗擬仲瞿似晉宋閒民不聞其有奇婦余窺其能事與其用心雖未知所慕學

何等要眞不類乎凡之民矣抑又聞老莊之言或岐而爲神仙或岐而爲此類將毋此類之能事與其用心其亦去去有仙者思歟大夫學宗倘其思之庶嬪百媛倘其慕之歎息不足從而緣之辭

上海李氏藏書志敘

龔自珍曰目錄之學始劉子政氏嗣是而降有三支一曰朝廷官簿荀勗中經簿宋崇文總目館閣書目明國史經籍志是也一曰私家著錄晁公武郡齋讀書志陳振孫書錄解題以下是也一曰史家著錄則漢藝文志隋經籍志以下皆是也三者其例不同頗相資爲用不能以偏廢三者之中其例又二或惟載卷數或兼條撮書旨近世好事者則又臚注某鈔本某槧本某家藏本茲事殊細抑專門之業必至於是而始可謂備則亦未

易言矣、

純皇帝開四庫建七閣海內之士畢睹官簿大江以南士大夫風氣淵雅則因官簿而踵為之往往瑰特與中朝之藏有出入者而上海李氏乃藏書至四千七百種論議臚注至三十九萬言承平之風烈與鄞范氏歙汪氏杭州吳氏鮑氏相爝映於八九十年之間李君猶且恨生晚不獲遇純皇帝朝親獻書顧異日數本朝目錄必不遺李氏吾生平話江左俊游賓從之美則極不忘李氏東南顧儵儵踞天半矣哉李君名筠嘉議敘光祿屬官銜不仕道光六年丙戌六月龔自珍在京師寄此敘

江南生橐筆集敘

江南生有奏議十九卷

國朝法度大臣不敢以奏議入私集況士平生佐督撫爲政居幕下歷七省容十九主此代十九主之所爲有擬藁未用者有一事前後數易奏稿並存之者不得目奏議以惑來者予正其名曰江南生橐筆集集中言天下財賦大指不當豐於入而當嗇於出有百餘事言天下刑名大指謂本朝刑太寛民太不畏又有殺人不死傷人盜皆不抵罪者又本朝糾虔士大夫甚密糾民甚疏視前代矯枉而過其正此其平生蓄於中必時時露於文采者也冀自珍曰江南生之言當否後世有析衷之者予不深論竊聞其爲人取於所主甚介談笑精悍指示曲折交衝甚辨覈於屬辭輕重繁簡往往因一言爭執往復必欲達其意而後已當此時朝廷詔令頊頊動數千言督撫奏議亦皆虎虎有生氣朝野不

病君狂也

阮尚書年譜第一敘

今皇帝御極之三年天㫰地埉日穆月燿美陽之氣論於耆臣是歲太子少保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兩廣總督儀徵阮公年六十矣海內之士裹觚握槧之倫介景者鱗萃祝延者淄萃其門下士大理少卿程同文等就內閣中書龔自珍而謀曰自古重熙累洽之朝則有康彊竺羣之佐贊醲迪藻黼黻徽紀相一人而壽世爲百族之福宗蓋殊尤絕迹有震於金石炳若神人者今吾座主阮公亦其人也汴宋而降多祝史之壽言晚唐子弟訂父兄之年譜二者孰華孰質孰古孰今孰可傳信龔自珍曰年譜哉大理因探囊衷出書二十四卷請曰是公子長生之所爲也子其敘之自珍既卒業乃撮其括要而言曰聞之

道隘者所任少名譾者所成寡德福者所積薄伏庳者所覆狹史册之事一優一絀將相之美或初或終今阮公任道多積德厚履伏高成名衆如大理言如大理言公毓性儒風勵精樸學兼萬人之姿宣六藝之奧嘗謂黃帝名物宣尼正名篇者句所箸句者字所積古者有聲音而有語言有語言而有文字自分隸之迭變而本形晦矣自通假之法繁而本義晦矣公識字之法以經爲諭解經之法以字爲程是公訓故之學中壘而降校讐事與元朗釋文蕙臚同異孟蜀褒本始省寫官公達識篤乎隋唐雜技通乎任尹一形一聲歷參伍而始定舊鈔舊槧斯匡略之必存是公校勘之學

國朝四庫之籍百代所系七閣之藏九流斯萃公名山則寶晉舫求奇馳副墨乎京師錫佳名以宛委盡自子政而下鄱陽以

前公武郡齋之志振孫解題之作莫不討其存佚之年宗其完缺之數焦書揚目斯瑣瑣焉是公目錄之學公精研七經覃思五禮以為道載乎器禮徵乎數今尺古尺求累黍而易誣大車小車程攷工而易舛故大而冢土明堂辨禮之行於某地小而衣冠鼎俎知禮之設乎某物莫遁空虛咸就繩墨實事求是天下宗之是公典章制度之學公又謂讀史之要水陸實難宜載所過圖經在手以地勢遷者班志李圖不相襲以目驗獲者桑經酈注不盡從是以咽喉控制閉門可以談兵脈絡毘聯陸地可使則壞坐見千里袵接遠古是公之史學在昔叔重董文識郡國之彝鼎道元作注紀川原之碑碣金石明白其學古矣歐趙而降特為緒餘洪陳以還間多好事公謂吉金可以證經樂石可以勵史甄好之侈臨摹之工有不預焉是以儲彝器至百

種譜墨本至萬種椎拓徧山川紙墨照眉髮孤本必重鈎偉論在著錄十事彪炳冠在當時是公金石之學公又謂六書九數先王並重旁差互乘商高所傳自儒生薄夫藝事泰西之客儔其虛古籍靈於中秘智計之士屏弗見於是測步之器中西同實而異名巧捷之用西人攘中以成法公卬能窺天步俛能測海鏡藝能善輗彈聰能審律呂爲劉秦之嫡髓非薩利之別傳是公九數之學文章之別論者夥矣公獨謂一經一緯交遺而成者綺組之飾也大宮小商相得而龤者韶濩之均也散行單詞中唐變古六詩三筆見南士之論文杜詩韓筆亦唐人之標目上紀范史牋記奏議不入集聿攷班書賦頌箴誄乃稱文公日奏萬言自裒四集以沈思翰藻爲本事別說經作史爲殊科是公文章之學聖源旣遠宗緒益分公在史館條其派別謂師

儒分槃犀自周禮儒林一傳公所手撚談性命者疏也恃訖闇者陋也道之本末畢賅乎經籍言之然否但視其躬行言經學而理學可包矣覘躬行而喙爭可息矣且夫不道問學焉知德性劉子以威儀定命康成以人偶為仁門戶之見一以貫之是公性道之學公敭歷清華洊升卿士熟於載筆之禮法嫻於內廷之故實三朝文物觸之則緒若懸河九卿行列諮之則動中律令是公掌故之學凡若此者固已滙漢宋之全拓天人之韜混華實之辦總才學之歸彼區區文儒之異傳斷斷經人之異師皆所謂得支亡幹守隅昧方偉哉絕業莫之與京已嘗覩道之豐也命必嗇之德之亨也遇必窒之兩漢以降為世儒宗者伏生沈淪賈生放黜子政子雲所遭頁阨康成邵公皆在黨錮叔重終於

庠官仲翔羈於遠土或藉階經術致身卿相非其名德之無偶則必世主之非聖唐宋之世韓蘇之倫銜厥所遭什九同慨求其出秉斧鉞入總圖師朝宁倚焉師儒宗焉豈可遘與公宦轍半天下門生見四世七科之後輩何長齒髮

三朝之巨政半在文翰幽滑之下士拂拭而照九衢蓬蓽之遺編揚扢而登

國史斗南人望一而無兩　殿中

天語字而不名吁富貴不足爲公榮名譽不足爲公顯九川行地溯學海而波澄三台燭天指文星而度正其在漢也譬以伏孔居邢魏其在唐也譬以韓李兼房杜然而矜遭際之隆不如稽勛閥之舊也媺祠德之符不如陳黎民之感也

睿廟親政公受殊知謂

先皇將任汝樞臣今女其作朕疆吏公辭不獲爰始受命亦越於今先後廿年撫浙撫豫者皆再撫閩撫江右各一先督全漕繼督兩湖繼而督兩廣復六年於茲矣公知人若水鏡愛善若鍼芥鑿材牛鐸入聰耳而咸調文梓朽木經大匠而無棄器萃衆有功收羣策公文武兼資聰明異禀胸中四庫妙運用於無形目下十行識姓名於一過凡在僚友畏其敏服其大此公之功在察吏者也仁心爲質施於有政每問風俗先及桑麻昔餽浙人之饑遠以舟於蜀江今徠番舶之粟平居賈於粵市其通有無也兼惠商民其化疆界也并泯中外此公之功在撫字者也文翁治郡禮容肅於石室樂浪著縣挈令代夫寫官公先視浙學成經籍纂詁二百六卷及乎持節乃設精舍顏曰詁經肯山面湖左圖右史於政餘親課之及涖江右栞宋本十三經若

千卷今茲來粵暇日無多又復搜其文獻勒成巨編粲廣東通志若干卷斠士之堂榜曰學海想見俊髦之翕集與其波瀾之壯闊焉此公之功在訓迪者也嘉慶之初海氛方熾大爲逋逃之淵藪賞恃糧兵之藉資公以清野之法爲出海之禁推轂武臣訓練舟旅時則安南僞帥潛結內盜倚剽掠以贍孱邦傾醜類以弄巨艇久肆寇擾漸圖窺伺公傳檄諸鎮勒兵崧門指撝方定颶風大作海若効靈順逆異勢是役也獲其王印及銅礮重二千觔者甚夥海寇殲焉厥後蔡牽往來閩浙公首薦壯烈伯李公倬爲統帥壯烈成名卒亦尋滅鯨浪遂息鼉更不驚餘干莠民蠢焉煽亂勾結黨徒譁造名號妖鳥已翼而未飛長蛇流沫而思噬公則斬彭蠡之孤蘆禱匡廬之靜而發之也不旬日破之也不崇朝是曲突徙薪之善謀有勁弩激箭之提手夷

大難如一反掌其於閩也特於海澨大築礮臺時出新意水法陸法之圖天雷地雷之譜厥後各吏則而仿之粵東互市有大西洋近惟英夷實乃巨詐拒之則敂關狎之則蠹國備戒不虞綢繆未雨深憂祕計世不盡聞蓋公身本將門夙嫻韜祕謝公雅量草木識其威名叔子高褒裘帶寓其將略此公之功在武事者也承平日久海宇蕃庶物盈而耗吏猾而蠹是以彌補之詔三十年於茲矣金粟之藏按簿則有其名關市之榷摭實盡無其物公在浙之日議謂其事當信而勿欺其期宜緩而勿迫久之竟獲全効卒如初議他行省勿及也此公之功在治賦京師轉漕東南歲七百萬積以升斗極於京坻盤倉古法今也失傳其數至賾而不可稽其欺至隱而不可詰公準之斛法定為尺長布算則有目皆知執度則布指成寸既有定式遂為提法

又以比歲淮弱黃强重運空晚發議盈廷圖改運道公乃攷有元之成規得海運之故道計舟檣豐儉之用較時日往反之程度其險夷權其常變中流一壺成書具在此公之功在治漕凡此者帅盤雖麗難鐫彤矢之勳留鼎昆珍莫罄赤環之績自非張華腹中千門萬戸孫武囊底八地九天而枚舉焉汎測焉竊以爲輕塵雜語於崧嶽之高爝火奚裨於陽烏之炤者也右廿四卷宜置册府宜藏京師宜付寫官宜詔僚友古之不朽有三而公實兼之古之上壽百有二十而公甫半之古說經之辭君主日臣主月詩曰如月之恆言初弦也五岳視三公詩曰崧高維嶽言大而高也由斯以談其諸光明之月進生物之方無窮也乎敬語程公爲我報公子俟公七秩之年更增十卷之書當更敘之此其第一敘云爾癸未正月

陸彥若所著書敘

陸彥若曰天下之大富必任土東西南北□苟有六尺土若什尺土土之毛皆識其華實辨其材節其性伺其時其生其死勿以還土可以小富矧夫若伯尺千尺萬尺有伯尺之土役於圃一人役於市一人為天下養二人千尺者役於圃三人役於市三人為天下養六人以是為差天下之富人亦必以是為差富殖德故曰德產焉傳其術以德後生富又殖壽襲自珍曰五經財之源也德與壽之溟渤也成周書貨備半勿具論論堯時堯典言百穀矣其後但言五穀六穀九穀五六九以外蔬蓏可材盡堯典之所謂穀也漢儒馬融說咎繇謩之文曰庶艱食猶庶根食也謂凡草木有根者根可食或實可食或華葉可食皆曰根食然則庶根食者其猶百穀與彥若知經術矣自珍又曰言

農書四篇呂不韋采之矣氾勝之書闕不具魏高陽太守賈思勰書一十篇著錄家皆錄之　文淵閣又錄之矣漢大儒司馬氏為貨殖傳所以記禹貢續周禮與天官書何功不學小夫乃僅指為詠嘲游戲憤怒之文章值夫今彥若所著書祖古農書補司馬氏而伯仲於氾勝之賈思勰之閒宜急寫副德後世曰種樹方者三卷曰種菜方者一卷曰種藥方者一卷都五卷著錄之如此又規之曰往往錯舉古今名古今語未可同又不分析東西南北之所宜試者或不得種得其種或效或不效宜小字細目以江河界限之彥若亟出都未暇治也丙申九月九日

張南山　國朝詩徵敘

周公何人哉尹吉甫譚大夫何人哉逐臣放子棄妾怨婦舉何人哉周雖文其殆無有詩人之名也後之為詩業之別有籍焉

成之別有名焉二者輸孰舊綱取所無恩恩殺至所恩之人而臚之高下之名曰作史綱取其人之詩而臚之或謂或削名曰選詩皆天下文獻之宗之所有事也二者名孰高作史者曰我古史氏家法於史為大宗選詩者則曰孔子嘗刪詩矣我七十子家法於經為別子二者指孰優其名與實孰合分襲自珍年三十四著古史鉤沈論七千言於周以前家法有意宣究之矣既具槀七年未寫定夫自珍之世非周之世天下久矣有詩人之名也天下久有詩人之名天下獻宗選詩固宜選詩矣受而視其目其亶以詩名者未嘗漏焉而不可名為詩人者什八九是何人哉自天聰崇德迄於今八朝其姓名為專家詩人所熟聞者無幾詩人聞而咸異焉曰舉何人哉自珍受而疑俛而得其故曰若人殆樂綱取其人而臚之而高下之與殆非徒樂綱

取其詩也與然則若人號稱選詩也何故曰是職不得作史隱之乎選詩又兼通乎選詩者也其門庭也遠其意思也譎其體裁也賅吁詩與史合有說焉分有說焉合之分分之合又有說焉畢觸吾心而赴吾志吾所著書益寫定偉夫若人懷史佚之直中孔門之律令虎虎歃血龔氏之庭者哉張維屏字南山番禺人官黃梅令

績溪胡戶部文集敘

古之民莫或强之言也忽然而自言或言情焉或言事焉言之質兼同既皆畢所欲言而去矣後有文章家强尊爲文章祖彼民也生之年意計豈有是哉且天地不知所由然而孕人語言人心不知所繇然語言變爲文章其業之有籍焉其成之有名焉殺爲若干家釐爲總集若干別集若干又劇論其業之苦與

甘也爲書一通又就已然之迹而晝其朝代條其義法也爲書
若干通畀人與者又必有异之者曾晉雲初又必有祖禰之者
日月自西江河自東畀知復生莫之奈何也已矣自珍不毀於
言言滿北南續谿胡子則詒自珍舍就求文章術自珍正告曰
不幸不毀於言言滿北南口絕論文悄於苦甘言之不戢以爲
日費獨不論文得失未嘗爲書一通高屬筒中孜韓嬈柳以筆
代口以論文名體按無有子胡決其藩而瓞其例且自珍嘗聞
胡子之言之質矣粹然胡子之言也非如自珍之言之旁出汜
涌而叟端以言是謂七十子苗裔之言是謂禮家大宗之言其
言式古訓力威儀焉大之言禮經焉中之言禮節焉小之言禮
牘簡策焉譚山水問掌故求建置辨沿革又胡子所言不一言
者也自珍作而言口將强名此以爲文章豈可哉然名此爲文

章又豈不可哉設又從而區論之甲幅近文章乙幅不近文章又豈可哉其卒是以言繼是以言勤勤懇懇以畢所欲言其胸肌滌除餘事之目若與其名百專壹以言如其不然而强襲自珍論文章則胡子瘁矣

邵子顯校栞斐東雜著敘

國家以蘇州松江太倉州爲一道睿皇帝朝命家大人分巡之自珍實侍任凡關甄綜人物捃摭掌故之役大人未嘗不以使自珍焉大人去治十五年矣自珍仕京師貧窘且盡遺聞墜憶無可語者慢黯而已歲己亥乞羅南下信信揚州揚州教論邵子顯太倉人也方校栞斐東雜著成自宋訖於當代凡五十六部大氐四庫所未錄藏弆家所未見邵君有心哉蘇若松未之聞也若徽州若吾浙西三府若

揚州若常州愛其鄉先輩而樂以其言餉天下者豈之其人何居乎不效子顯之所爲尚書陶澍嘗語李兆洛曰願輯本朝江左人書萃四庫已收未收者李辭茲事體大不敢承噫江左百數州縣耳使一州有一邵子顯各纂其州予限七年此事何患不成春秋時周室有百四十國之書固出自百四十國者也仲尼賴之此事成可以傚嬴劉媲柱下儲以俟後聖邵君爲予渡河所見第一士邵君餉書爲渡河第一樂囊予嘗別墅於崑山縣距大倉一舍天如子我以蕭閒箸逃於其中當效邵君之所爲且挈舟商榷之

懷甯王氏族譜敘

民之生盡黃帝炎帝之後也盡聖者之後也蔀而有國敹而有家各私其子孫夫使私其子孫乃各欲其子若孫之賢也起中

古家天下之聖人而問之不易此心矣又使天下有子孫者皆如此心天下後世庶幾少不肖之人矣乎起黃帝炎帝而問之不易此心矣欲子孫之必賢有道乎曰聖者弗能無已姑稱祖父之心而明惠之以言則有二術焉曰家法曰家訓家法有形者也家訓無形者也家法如王者之有條教號令家訓如王者之有條教號令之意家訓以訓子孫之賢而智者家法以齊子孫之愚不肖者由是臚而爲家譜則史表之遺也廣而爲家乘則史傳之遺也二術立譜乘舉矣譜何起起江左濫於唐誕於明賢矣有祿於朝則引史書貴官聞人以爲祖江左諸帝倡之又品差之明之文士述家譜誕者至八十世婚媾必書漢郡李必隴西陳必潁川周必汝南王必太原是也儒者實事求是又思夫大本大原皆黃炎漢郡何足書我則笑之懷甯主事王瑔

示我家譜十卷有法有訓有譜法甚法訓甚良譜起明中葉以字某甫諱某者之始遷於懷甯也謂之始遷祖謂之懷甯王氏譜不濫不誣甚善我讀而善之則避席揖言曰古者祭禮嘏傳皇尸之命命主人曰皇考某甫以女曾孫能帥從皇考之言降福于曾孫享女飲食宜稼于田女曾孫若我壽考戶部祭自珍願爲王氏嘏

禮部題名記敘

道光十七年春三月仁和龔自珍由宗人府主事改禮部主事祠祭司行走夏四月補主客司仍兼祠祭司行走諸老前輩爲國朝禮部題名記成呼吏補自珍名諸老前輩則告自珍曰昔之日仕

祖

宗朝手定大典細例役心目焉今日奉行之不失尺寸則無忝
禮臣矣風氣小者視時遷移或視乎其人大端大禮不卑不亢
百年來無以禮曹爲口實者皆先臣之賜受其賜瘞沒其姓氏
於簿領塵積可乎此記之所由作又曰百年以外什二三缺勿
具揄近揄詳自珍受而讀焉以爲春秋恩會祖敘恩王父加詳
恩父加詳頗中春秋例也乃對曰如前輩言如律令按記乾隆
已丑進士以庚子歲由吏部改禮部字𩓶伯者自珍大父也嘉
慶丙辰進士除禮部字賜泉者自珍父也掌精膳司印吾大父
之任也補儀制司改祠祭司兼儀制司又兼精膳司吾父之畧
任也自珍入司門顧瞻楹題下上階圯履恭步弗敢逾越諸老
前輩目自珍舊事往往詢自珍皆以自珍爲嘗聞之也

四先生功令文敘

其爲人也惇博而瑜爽其文從容而清明使枯臞之士習之而知體裁望之而有不敢易視先達之志盛世之盛唐之開元元和宋之慶歷元祐明之成化宏治倘近似之哉倘近似之哉其人多深沈惻悱其文吁歔自恣芳逸以爲宗則陵遲之徵已夫班周屈平宋玉之文別爲初祖而要其義周任史佚尹吉甫之生而願游其世居可知也自珍嘗之五都之廛市諸物見有內外完好不呰窳者必五十歲前物曷嘗不想見時運之康阜民生之閒暇雖形下之器與夫專道藝者等又況學士大夫生賜書之家而澤躬於爾雅之林者與四先生其倫也四先生皆生世家皆起家甲科其仕也始終全盛之朝意氣雍容可觀其在官也皆肯徵賓客買圖史其未第也所與游鄉黨閒亦必無穢流不悅學之士如甘露惠風夕泫其條而晨泠其柯欲梧桐栴

梓之不扶疏而榮華不可得已宜茲文之進於雅與頌之堂也

我

朝山川發洩自康熙初元以來如日炎炎乾隆之文一康熙之文覩開元慶歷成化善氣之長數倍過之然生其間仕其間而能為四先生之文者良亦不衆今付合寫一通而敘之如此隻雅奇笙時發其聲欲喻契乎千鐘萬鏞鏘喤闓鞈之奏者也非甘叫歗者也武進管世銘緘口承龍仁和陳登泰桐鄉諸汝卿

送徐鐵孫敘

龔自珍曰平原曠野無詩也沮洳無詩也磽确嶇險無詩也適市者其聲囂適鼠壤者其聲嘶適女閭者其聲不誠天下之山川莫尊於遼東遼俛中原遼迤萬餘里蛇行象奔而稍稍為之乃卒恣意橫溢以達乎嶺外大澥際南斗豎亥不可復步氣脈

所屆怒若未畢要之山川首尾可言者則盡此矣詩有肖是者乎哉詩人之所產有稟是者乎哉自珍又曰有之詩必有原焉易書詩春秋之肅若泬若周秦間數子之縝若峍若而莽蕩而噌吰若斂之惟恐其坻挈之惟恐其隘孕之惟恐其昌洋而敷腴則夫遼之長白興安大嶺也有然審是則詩人將毋拱手欲勊肅拜植立撟乎其不敢議愿乎其不敢吴言乎哉於是乃放之乎三千年靑史氏之言放之乎八儒三墨兵刑星氣五行以及古人不欲明言不忍卒言而姑猖狂恢詭以言之之言乃亦摭證之以並世見聞當代故實官牘地志計簿客籍之言合而以昌其詩而詩之境乃極則如嶺之表海之滸磅礴浩洶以受天下之瑰麗而洩天下之拗怒也亦有然徐鐵孫者家遼東先世扈

王師八關爲正黃旂漢軍人康熙中徙廣東隸廣東將軍爲廣州駐防人金戈鐵馬其世冑也而徐君用經術起家登甲科爲劇邑令以詩睥睨東南友其人者淳悶如適遼雄奇如適嶺海本末具如吾言東南知徐君者本末畢如吾言乃書是言以弁君之詩之耑抑又有異者自珍生北方一窺臨榆未得遡山川所原本年四紀居江介不樂愁思益思游以振奮之忽然丐徐君磨墨爲薦士書貸朋屨將粵行且曰自粵歸則閉戶不復游徐君諾竣矣哉天下山川首尾徐君既扼之怒未已其又將扼予之游事之首尾乎哉

識某大令集尾

某大令我不暇與之言佛儒之異同矣言大令大令爲儒非能躬行實踐平易質直也以文章議論籠罩從游士士攝然聰明

旁溢姑讀佛書以炫博覽於是假三藏之汪洋恣肆以沛其文章文章益自憙此其弟一重心然而漸聞佛氏之精微似不盡乎此惡焉怯焉退焉阻焉悔焉此其弟二重心名漸成齒漸高從游之士之貌而言儒與貌而言佛者益附之矣則益傲慢告人曰佛未可厚非若以佛氏蒙其鑒賞者然若以其讚佛爲佛救增重者然此其弟三重心有聊竊其旁支賸義以詁儒書頗有合者於是謗儒之平易質直躬行實踐者曰聰明莫我及又深沒其語言文字諱其所自出以求他年孔廡之特豚此其弟四重心如之何而可以諱之也莫如反攻之乃猖狂而謗佛其謗佛也無以自解其讀佛也於是效宋明諸儒之言曰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昔者讀佛正爲今者之闢佛於是并其少年之初心而自誣自謗此其弟五重心見儒之魁碩而尊嚴者則憚

而謝之曰我之始大不正不敢卒諱與前說又岐異所遇强弱異故卑亢異然而又謗儒書所謗何等也孔子孟子之言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之事易詩書中庸之精微凡與佛似則謗之曰儒之言絕不近佛儒自儒佛自佛如此立言庶幾深沒其迹矣此其弟六重心儒之平易者受謗儒之精微者又受謗讀儒謗儒讀佛謗佛兩不見收覆載無可容其軍敗其居失其口咿嚘其神沮喪其名不立其踝穷皇如嬰兒之號於路丐夫之偃於野老矣理故業仍以文章家自遁遁之何如東雲一鱗焉西雲一爪焉使後世求之而皆在或皆不在此其弟七重心或告之曰文章雖小道達可矣立其誠可矣又告之曰孔子之聽訟無情者不得盡其辭今子之情何如又不應乃言曰我優也言無郵竟效優施之言以迄於今死

敘嘉定七生

嘉定七生龔自珍獲交其一焉曰恬生恬生言某之鄉有六生與某相引以爲重其執業均也笙詩鼓簧而歸人聽於堂也其相後以名聲也如草木之感風露而芳香也圖形以傳之又願長言以宣之自珍曰美矣臧矣麗矣堂矣毋相忘矣願有以獻江以南與西北異水土淺醨實外疏中蠅聚而蟎散士之相爲友年齒若則以爲友家世若則以爲友科第若則以爲友匪性情之是友匪氣誼之是友始則叚借牽引貞相楯厚聲名出已右悄不相左死吸吸詬不止吾願之七生者之七而一也自珍又曰年齒若則以爲友科第若則以爲友家世若則以爲友誼浪說隨媚膚脆骨撓如鼫猱一夫搖脣百夫褰衽詑佣勦說雷同晏子以告齊君而商書謂之惡德又有中年所業垂成就見

它人所嗜好偶說必强同之華山旋其面目東何太室厥其中處以求同於岱宗而止是造物者混混失面目也吾又願之七生之一而七也自珍少游燕幷之市之南方求科名北南賓客之辱者十於七乎百於七乎他日復之燕幷求科名賓客之辱者十於七乎百於七乎不飛不鳴人猶以爲傾不鼓不考人猶以爲媢默默吾顏了了吾行抱秋樹之晨華指太陰以宵盟蓋知夫時之不我與又知夫區區之未可以躐明也故恆潛於幽而塊於處恬生曰子之言文願傳語六生而納交焉書之遂書之六生者某某恬生名瑑姓陳氏

卷四

仁和龔自珍璱人譔

王仲瞿墓表銘

乾隆末左都御史東公與大學士和珅有連然非闇於機者竊和珅且敗不能決然舍去不得已乃托於駮偵川楚匪起疏軍事則薦其門生王曇能作掌中雷落萬夫膽自珅之誅也新政肅然此珅者皆詔獄緣坐某公既先以言事駮避官保歸林泉而王君從此不齒於士列掌中雷者神寶君說洞神下乘法所謂役令之事卽以道　書論亦其支流之不足詰者王君少從大刺麻章佳胡圖克圖者游習其游戲法時時演之不意卒以此敗君既以此獲不自名中朝士大夫頗致毒君禮部試同考官揣某卷似浙王某必不薦考官揣某卷似浙王某必不中式

大挑雖二等不獲上君亦自問巳矣乃益放縱每會談大聲叫呼如百千鬼神奇禽怪獸挾風雨水火雷電而下上座客逡巡引去其一二留者偽隱几君猶手足舞不止以故大江之南大河之北南至閩粵北至山海關熱河販夫騶卒皆知王舉人言王舉人或齒相擊加譚龍蛇說虎豹矮道人者居京師之李鐵拐斜街或曰季三百有餘歲矣色如孩臂能掉千鈞王君走訪之道人無言君不敢坐跽頁以再請道人乃言曰京師有奇士非汝所謂奇也夜有光如六等星青霞繞之青霞之下當為奇士廬盍求之王君知非眞笑曰如師言哉己巳春見龔自珍於門樓胡同西首寓齋是日也大風漠漠多塵沙時自珍年十有八矣君忽嘆息起自語曰師乎師乎殆以我託若人乎遂與自珍訂忘年交初君以稚季往來諸老輩間狂名猶未起老輩皆

禮之至是老者盡歿同列者盡絕君無憀甚故頻頻與少季往來微道人亦得君也越八季走訪龔自珍東海上留海上一月明季遂死則爲丁丑歲自珍於是助其葬又爲之掇其大要而志其墓曰君姓王氏名曇又名良士字仲瞿浙之秀水人乾隆五十九年舉人也其爲人也中身沈沈芳逸懷思惻悱其爲文也一往三復情繁而聲長其爲學也溺於史人所不經意纍纍心口間其爲文也喜臚史其爲人也幽如閉如寒夜屏人語絮絮如老嫗匪但平易近人而已其一切奇怪不可邇之狀皆貧病怨恨不得已詐而遁焉者也卒年五十有八有集如干卷祖某父某妻金能畫與詩先孝子一善才墓在蘇州虎邱山南銘曰

生曇者天也肴曇者

帝也仇曇者海內士識曇者四百歲之道人十八齡之童子曇來曇來魂芳魄香思幽名長山青而土黃瘞汝於是毖

工部尚書高郵王文簡公墓表銘

公諱引之姓王氏江南高郵人祖安國禮部尚書謚文肅祖妣車氏徐氏考念孫四品卿銜前分守永定河兵備道妣□氏公乾隆六十年舉人嘉慶四季進士由翰林院編修累官禮部尚書改工部尚書卒於位

賜謚文簡生乾隆三十一年卒道光十四季明年十有二月□日葬於州治之

賜塋公典鄉試事四典會試事二龔自珍則其典浙江鄉試所得士公之學及其著書大凡嘗不以自珍爲不可裁而詩之矣其行誼始末自珍又竊其數大尚矣將葬公第四子壽同則使

自珍表諸墓自珍爰述平日所聞於公者曰吾之學於百家未暇治獨治經吾治經於大道不敢承獨好小學夫三代之語言與今之語言如燕越之相語也吾治小學吾為之舌人焉其大歸曰用小學說經用小學校經而已矣又聞之公曰吾用小學校經有所改有所不改周以降書體六七變寫官主之寫官誤吾則勇改孟蜀以降槧工主之槧工誤吾則勇改唐末明之士或不知聲音文字而改經以不誤為誤是妄改也吾則勇改其所改若夫周之沒漢之初經師無竹帛異字博矣吾不能擇一以定吾不改段借之法由來舊矣其本字什八可求什二不可求必求本字以改段借字則考文之聖之任也吾不改寫官槧工誤矣吾疑之且思而得之矣但羣書無佐證吾懼來者之滋口也吾又不改又聞之公曰吾之學未嘗外求師本於吾父之

訓先是兵備公校定晚周諸子太史公書一時言小學者宗之
公所著書□□卷謂之經義述聞述聞者乃述所聞於兵備公
也通說四十餘事又說經之大者在述聞之末又聞之公曰吾
籍書不喜放其辭自珍受而讀之每一事就本事說之粟然止
不溢一言如公言公之色孺子色與人言未嘗有所高論吳譚
年近七十爲禮部尚書兵備公猶在比丁憂服闋再補工部尚
書而公旋卒矣公終身皆其爲子之年門下士私相謂曰以王
公名位齒髮而辭色如子弟所學殊與所養殊與其諸人論歸
之師海內歸之福也與公以事親爲讀書以讀書爲事親門內
之士勉勉顓顓人知之立
朝循典常俟
乾斷無所表暴天下頗無由測公嘉慶十八季巨逆林清以七

十七八八　禁門既殄定有議加築　圓明園宮墻高厚者有

議增　圓明園兵額者公皆不謂然具摺上

睿皇帝大動容召對良久乃罷

上諭軍機大臣王引之言人所不敢言其事卒見施行與否海內弗知其奏牘何辭海內迄今弗知也由此例之公之夙旨其祇徒表暴於道路者何如哉公配沈繼配范子四壽昌彥和壽朋壽同范出孫七銘曰

璞之瑟瑟外有文也鏐之沈沈中有堅也君子省之以事其親也於乎欲事親者考斯欲事君者考斯斯人而不敢承孰爲大道

武顯將軍福建海壇鎮總兵官丁公神道碑銘

乾隆中

國家修大刑於閩島之外福康安公海蘭察公先後成大功以去光於祀典凡百戎臣或有賞及後裔名附史官之牒其有官不過閫鎮名不挂勳籍身歷百戰於狂濤巨鯨間幾爲忌者擠致之以無名之死而危以功名終則有通州丁公按狀丁氏出自齊太公之孫丁公世覇營邱末胄播遷八

本朝家於江南之通州曾祖某祖應舉江南狼山營守備父國升蘇松鎮遊擊皆封如公官妣張生妣陳皆封夫人公父官松江遂家焉公諱朝雄字伯宜以松籍起家由右科歷數官屢遷至福建副將四十八年島賊黃在莊叛公佐黃仕簡討平之剡軍功一等閩事之茇也公詗知林爽文有謀乞屯兵東港以與鳳山爲犄角勢及鳳山警公方赴引　見北上半途馳還白總督常青賊不足慮請假某兵勦東港且斷其糧道卽鳳山潰矣

因進指畫緩急狀常青不聽惟專意鳳山檄公偕總兵郝壯猷趨鹿子港擒賊目楊朝派克鳳山非公意也人以爲公功賊果大熾益蔓延檄公守鯤身又檄公守郡城公於鯤身則招土番千人敵賊萬衆矢石俱盡而賊目潘猛據烏龍旂不下公命守備邱嶅拔之猛走鯤身平公於郡城則戰少守多未至先破賊中途路始通遂徧闢城樓屯栅池隍不治者整之時總兵柴大紀守諸羅公守郡城三閱月皆食豆餅髮彌冠數寸賊不得逞諸將恃以成戰功於外之敗者亦非公意也人又以爲公功至是而討東港之

命下矣常青非公無可使而以八百人與公請益則曰戰不利則守舟中舟不可守退而益兵公曰爲國效命也大人即不發一兵某亦往拂衣上馬行至東港賊衆且數萬先時海中有游

淺雖潮至舟不通賊以是不設備偽軍師吳豹偽將軍洪貿縱飲酒天大雷雨水暴長丈所公坐艅艎指揮縛羣酋遂登其礮臺賊大驚急近戰公曰我幸踞礮臺天也遂發大礮諸火器繼之光塵蔽天賊尸拋滿崖巖獲偽將軍李老合逐北三十餘里乃倚山為營夜半忽有數百人大譟過溪公戒衆勿出少選又有數百人直撲大營公益不動天明盡殲之軍中不知其誰何迹其屍皆赤髮而裸蓋番人乘間為聲援者公踞地勢故無恐林爽文遣其黨來援公築壘圍之賊潰圍出公料其必奔茄藤先令守備鄭其仁以步卒三百伏於路而親自中道追之賊過伏卒敗餘賊遁將渡溪公擠而溺之遂獲豹貿東滿平時乾隆五十一年某月也計大小七十三戰八百人扶傷痍以完智勇無出公右而常靑蔽不以上

聞第令公攝海壇鎮總兵官福康安公至始奏卽兵公仍留臺灣防禦比林爽文就擒始赴任海壇周雄鎮環海大盜時出偵問斥候稍疎卽大爲民害公督率舟師爲游兵迎捕盜林顯舵林明灼者海之酋魁也公得顯舵於浙江洋而明灼適以戕參將張殿魁事

聞

高宗純皇帝震怒嚴責總督伍拉納伍擢以責公公請身任一日晨出風霧四塞公喜謂諸將曰今日得報張公矣遂令衆船齊進果遇明灼於大麥洋俟其近力踞上游縱大礮連斃賊頭目明灼知不免躍入海葉把總鈎得之功狀始上

聞有

旨召見未行而總督又調公臺灣鎮總兵官渡臺後復還公於

海壇攝水師提督五十八年以捕會匪功奏
旨加四級五十九年循例入
覲途次病甚乞兩江總督蘇靈阿代奏乞骸骨
上方向用公
特旨令回籍調理俟病痊即行奏請
陛見冬十有二月某日甫入上海縣境卒於舟中年六十有七
公輕財愛士官閩時有廣東舉人會中大欠穀數千石有司以
軍需不給將置之法公奇其才代償之後會爲義民長以戰功
賞巴圖魯仕至理番同知公配陳封夫人後公卒公有丈夫子
二人廷珊國學生攀龍武生蘇松鎮左營守備孫四鍾傑武生
浙江千總鍾琪國學生以嘉慶二十一年十月初二日奉公暨
陳太夫人合葬於松江細林山祖塋之側越九年神道之文未

具鍾傑等以公捍大患而世莫聞願文章之士發其光則與載於官書者異日出入必互見故來乞書於碑銘曰告下車者曰是百戰百勝者丁將軍之墓再告下車者曰是百戰百克而無炳炳於時者三告下車者曰是將軍之孫鍾傑鍾琪泣述功烈有盡於其心是爲史之別子龔氏之言用卒告闡烈之君子今年實道光五年

明按察司僉事金君石闕銘

嘉慶二十一年八月甲辰朔越一日乙巳文林郎錢唐金應麟始使石工某爲明按察司僉事造此石闕用錢若干緡役工七十有□君姓金氏諱應奎字曰封風錢唐人也明嘉靖二十三年進士官吏部文選司主事稟性剛毅不媚柄臣浮湛十年始循常遷改何南道御史出爲山東按察僉事何決東郡宣防有

功再遷四川按察使中貴馮保私僮百指爲暴鄉里以人疾首君杖遣之直聲聞於朝小人道長義不勝邪遂坐劾君君受劾歸不問世事恬愉忡夷淪隱以歿年□十有□實明隆慶八年葬錢唐之仁壽原越二百載高岸就坻樵蘇是侵一抔眇焉歷麟藎然心傷爰糾其族既封既樹立此高闕峩峩翼翼以旌遺聞以播於后昆銘曰於惟金君明允塞淵江介之光升於朝右官亦不遂曰德之剛乃吏於東天險勿翕是君宣防東人謳矣西人求矣巖巖厥疆有貙有豻氣使大僚以役封狼君暴創之吏咋而轂遂褫公章西人號呼朝亦弗諟以老公於鄉重曰瞻仁壽之佳原宅江湖而兆正考考德于鄉邦剗元石而失姓惟世澤之必鍾感支孫之哀敬攬刻辭而撫爽隧兮總英靈於家乘君配邢子□君弟□陝西西安府同知西安之九世孫應麟

嘉慶十五年舉人以文學聲於時同郡後學龔自珍爲文刻石

贈太子太師兵部尚書兩廣總督謚敏肅涿州盧公神道碑銘

代阮中堂

道光十五年秋九月兵部尚書兩廣總督一等輕車都尉涿州盧公卒於位既聞

皇帝震悼贈太子太師易名敏肅䘏如禮明年夏公子戶部員外郎端黼以公喪至自廣州某月日葬於州之賜阡如禮體仁閣大學士阮元作而歎曰若盧公可謂勞臣也已公通籍

睿皇帝朝

今皇帝御極一紀有餘寰海內外若西若東若北若南小大之事苟異日宜書者公罔不在公所在事西東北南

上罔不委任

上任之矣公罔不得衆力得於上又得於衆功罔不成功成矣厥後罔不善
上以實任公以實應徵獨
上信公若京朝官若外吏若僚佐若游士賓容若伍若民莫不曰
今皇帝御極一紀有餘小大之事未有歷試歷效始卒倚恩禮如盧大人者也卒之日訃至之日遠近失色嗚呼可謂勞臣也已曾祖振裔祖某考士夔妣氏某本生考某妣氏某公諱坤字靜之卒年六十有四配氏某先公卒阮元乃銘公之神道銘曰
涿郡之盧熠自東漢時惟范陽代有偉者允文允武大熾於唐汴宋以降盧少替爽侯公而允五歲瀕東神嫗佸之憑識告祥卒如神言轍滿天下名德浩涝起家文辭觀政於曹翠翊英英

出治南服又歷試旃以知宜旁

龍飛自天浹旬三遷雷發雲騣初撫關中師彼周雅乃積乃倉

乃興水田以實雍州西陲用兵西陲用兵將相雲會公職轉饟

轉饟如何十萬西師勅命一方犒牛三萬役夫又萬執秝庚庚

秝定撥飛自迭大軍夜出燉煌

帝甄西功公不搏賊公乃綱綱旣甄旣藏休公于晉羽毛迴翔

西事再訌公請復西

帝還其畺

帝命作督於江漢蔚江漢湯湯浤潛為田龍魚失居乃怒而張

奪此波黎子彼龍魚以負荊襄有覡有猺負峒阻彌不賦而穰

公曰火攻扈扈虎虎緋旂赤常

帝曰趣之炎靈速之旣犁旣康使者仟矣

帝問南矣公偃在牀迤邐而南移節還旂嶺海洋洋獮猺所夢
小沖大排弭首如絣乃問鹽鐵鹽官告羸鐵官告艮嶺雲白矣
海氣釁矣嶺㯹夜狂吁嗟嶺海大竇大痔海人來商不日驅之
揖而嫗之追咎有明瑰麗姪葩巧工所都誘我䈥篚遂瘠南東
畟金蔦萬食妖大行經海之南有越南國騶古越裳維海之西
有英吉利隆鼻高眶環伺嶼門以窺禺服什伍其檣鼉鳴地中
長鯨和之擘波浪浪澎湃百季自互市始大原我詳公姑仍之
又姑持之亦持亦剏仍之如何以嶼居夷勿汝禁懷持之如何
自誅食妖以肅津梁剏之如何樓船礮臺虎門中央窺公之心
信公之意公寶茹瓛罷關絕市粵乃大治異日其颸天不俟公
不蘇東南公也暴亾凡公所莅
聖清所獲禹蹟芒芒我書公勞什不六七塞滿九閭後有式者

八森辟邪鬐鬣飛揚

刑部主事番禺黃君妻周墓碣銘

嶺南有女子焉哭其母又哭其父又哭其兄又哭其姑殤遂先所天卒女有女弟二相愛以哭其女兄相繼卒竺矣乎一門之內嗇於季豐於思鬱於性薄於祜天鍾之天皆疢之有如是乎所天既貴告其友仁和龔自珍云吾婦卒之日吾方北遊莫視含殮芝有日願書其表隧之石自珍乃次之曰山陰周德瑞客嶺南占番禺籍生聚榮聚榮生女子子適同縣黃玉階中道光丙申進士官刑部主事贈妻安人晉宜人以不及刑部君之貴食貧茹艱婉惠孫順自姑章及三族無間言生嘉慶乙丑也卒道光癸巳也春秋二十有九宜銘銘曰

人生兩間哀樂固無極也賢智過情不肖不及也矧后媼之積

痗兮非女子之善戚仙吾不可期佛吾不可思爲鬼果如爲人之聚首兮又惝怳而弗敢知女子之征亦寥廓也匪骨匪肉翔所各也黃子無聊之言則日夜臺樂也

徐泰母碣

侯官林氏女爲上海徐兆洙妻朞而寡遺腹子曰泰泰從林受孝經既長好文章篤於朋友龔自珍友之告自珍曰吾母平生再刲股一療吾外王母疾再療吾王母疾皆瘉親族無知者賓十四歲而卒卒歲餘吾祖母病眩瞀家人恐病者忽自語愈矣適四嬸太吾側飲吾茶果瘉侍病者皆泣四嬸者吾父于諸同産季也道光十九年

詔旌上海縣徐兆洙妻林氏泰立石墓側使自珍銘銘曰

生以肉療母死以魂翼母宜有德有文之子熾爾後

孔憲彝母碣

闕里孔憲彝其氣儒者手狀乞銘其母之阡按狀孫氏浙產歸孔昭□生三子憲彝仲也逮事威姑先所天卒春秋三十能刻繆篆施金石組紃之事絲竹筆牘之藝靡不通眇焉銘曰

琁珠輝煇氣質溫必有圓折鍾厥源吾郡葩華莫若孫車來闕里高閈門東魯喪矣西湖媛此有式者魯後昆

宋殤女碣

宋山人游東海望美女祠海中孤墳雲水環垂天色垂縹俯之幽然心動而識焉役反其女殤家人葬之東直門某村翼日自往哭之地多野潦曠浪無垠目窮魄動嚮其前境神思無形乃成識兆告其友龔自珍言如此乞書于碣道光元年冬也

潘阿細碣

女阿細黠潘氏嫁瑯琊夫甚貴事夫艮頗識字夫遠戍出居庸居庸關葬萬重行倉皇不可挈託弱小友朋職我婦何割屋宅細有餘直十金何貸之糴米鹽久不償慙以怵細甚恢無德色望夫臺細裵裒涼風厲夫不來細悲吟淚霪霪子先律辰以奮莫殆之莫鵕之報敍德銘痤之居庸關天之西夫不歸冢萋萋無漆媿敍德樹之棗心甚赤

成師悅生堂刻石代宋經歷

或問曰三代之極盛蓄民之法備矣其民猶有飢寒莫告者乎應之曰有三代之貴游士大夫有施舍振貸以爲德以爲名者乎應之曰有何以知之曰古之農有大宗有小宗必有羨也羨爲閒民閒民倳轉移執事以生者也執事不及之則飢寒矣其在周禮有六行六行始於孝而終於卹四行爲親親親之事二行

爲仁民之事以正三代貴游上大夫之行其在禮運篇曰鰥寡孤獨廢絶有養也養之之法古無專官無條目無專官無條目是費不出於公上也費不出於公上設卿大夫義又引嫌以避民之歸已則鰥寡將誰養然則富貴有祿人之家必佐主上以養民不始於宋之罕氏齊之陳氏也明矣難之曰閒民贍於其大宗非其宗也卿大夫弗預聞應之曰古之有姓氏有譜系者必公卿大夫之族盡黃炎之裔姬姜子姒嬴芊之人也若夫草莽市井之人叢叢而蟲蟲不出於黃炎其先未嘗有得姓受氏之榮也收族之大宗各收其族何以處草莽市井之無告者故知必不然矣我

聖情之休養民同符乎三代民固悅其生然而飢寒之民未嘗一日絶於天地之間天爲之非人爲之也是故京師有悅生堂

以佐

聖天子養民叔之者誰河南吳侍郎烜也董成者誰錢唐陳彥議鴻戚檢討人鏡也出貲者誰碑陰所立諸公是也有其貲必有其地有其地必有其出入會計有其出入會計必有章程予目風雨寒暑也孰親之扃鑰也孰啟閉之木石甎瓦孰庀之輿僮侵漏也孰問之必有司事司事者誰都察院經歷汾陽宋銘堯始末皆在焉爾宋銘堯記道光戊戌五月

鳳山知縣常州湯公父子畫像記

乾隆五十一年臺灣民林爽文叛鳳山知縣武進湯大紳死之大紳子荀業實從大紳創荀業左右翼父亦常州人謀曰父死忠子死孝宜建忠孝祠以祀

純皇帝諭祭之文在麗牲之石海內士大夫爲歌詩甚多甚信

甚備荀業有子曰貽汾以蔭授雲騎尉官浙江副將軍旣致仕居江甯府城北之紗帽巷仁和龔自珍訪之拜鳳山君像儒者也又拜太學生贈振威將軍崇祀忠孝祠贈公像益俊俊有子弟之容曰與竹居詩者倅半卷贈公所爲也其言沖平夷易副將軍詔自珍曰昔之日狂濤怒鯨閒家娓巢隕蕩乎何所遺畫像以不似而先弃詩以不自傚而先弃凡今所存皆以弃而存於乎至人之於忠孝名節炳天地而祿史冊者大氐遭遇時勢卒然而成之必非先有規模於其胸肊者洎其然也庸距有迹乎亦若是而巳矣距鳳山事五十有五年仁和後學龔自珍再拜記

金侍御妻誄

金侍御妻曰韓宜于姑而疢疢之夕姑于三千里外夢之如訣

者初夫婦上書毋母報問侍御取繼娶有獻於姑不報或問之曰思故人也侍御遷一階馳書賀毋亦不報曰吾傷故人不及見侍御具狀乞文鳥名姑惡誰當雪之藪名慈姑又誰植之遇人不齊民生萬千孰天其恩孰疢其年疢生之際亦孔不昧魂踰湖江以訣縛愛有泣在膺有聚在房舍圖其新我識不忘

最錄南唐五百字

南唐保大四年韓熙載奉敕集王羲之獻之書撰并書一卷凡爲句百二十有四爲字四百九十有六以較梁周散騎千文無復字江南宮中藏王氏筆蹟數十軸取材易給故也韓書紆徐頗似之其言如謠如讖如頌如諷如繇如廋雖瑣屑有足憙者梁千文學僮皆習之此作恐遂無詶者乙未三月付寫定懿鑠祖考蒼昊熙崇盪氛埽寇討莠除凶旌旂藏怒祝禮歸衷蒐苗

獮狩三鬣十攻歙至彖侑延崔曾滕恭元后媼擂燎熏穹壇琚
瑶珮紀烈采風狄騠滇僰閟㸐消烽館圝瀳澗巘硏冰冲韭稻
獒菽貔沃劬豐兜航介壽旨耆禦窮拔山掘穴畛瘦抱痾茯苓
枸杞昌歜鹿茸朱砂鍾乳參朮芷芎徵材數藥博嘶牢籠竺佛
誕降僧剎楝隆宏誓舤度浩刼乍逢楗槌霤吼梵唄潮雄琉璃
現界菡萏呈哮拯蘇芵溺警喝逖龔闍闍稟哲笄翟祁僮鶴鸞
嵌餙鵗鵾鐶銅漣紋濯影鉛粉浣紅鏡綠屑桂闖鴿搴簪啼妝
斂妒治寢憐忪頹鬟腫枕搦管汗形嫮婷縡繚婭姹玲瓏葳蕤
芳澤雩豔嬌融梅蜷竹亞竻筅邃穠愁眉睞曙姞邁姬禯春臺
靄敞行閣醫虹磯祥褫祉禔應龐鴞亞芭選隊干戴假壺儺禳
疫癘蘄畀蝗蠡咸秩郊祇悠圭臚旅禜攘婆娑盼鑾脯涽巳祓
辛蘄祺弓雩舞禡禱萬尤蜡餞貓虎札瘥天昏砭袁瘉蠱瀆粟

槖船征商榷鹽緡泉貨逋闕律弛晷幼狎槖韃耄舜豆俎饋鈴
寖張颶芴笥黼識緯衆錄匱冊襲弆一夔膺寄六籍司詁彝芊
鼎卣珩璜琮瑪瑙篆蝌籀刊摹拓補攻瑰伴函珊瑚裝柱癖倘
浸淫醃鶤肺腑籛捹門智馮陵醜虜謀祕算殫財贏勇賈鬼闖
呼吸電激吐茹乾元坤喪鬴反奪汝隼擊歘逝嚴技危許皈難
牟尼蹈轍鄒魯碱砂謗讟貔輯肱脅揮波灑瀾贍申慰甫鴛鴦
戢粱梟鷺嬰渚陵邛懲佚蒉同餓譜原隰颿駛蘋蘩雚笆麟趾
藝覗扱庫溢階眷錫曼蕤耇耋純嘏

記王隱君

於外王父段先生廢簏中見一詩不能忘於西湖僧經箱中見書心經蠹蝕且半如遇簏中詩也益不能忘春月出螺師門與轎夫戚貓語貓指荒塚小曰此中有人家段翁來杭州必出城訪

其處歸不向人言段不能步我昇往獨我與吳轎夫知之循塚得木橋過九十許人短碣曝日中問路焉告聾子必勤揖而徐言先生眞隱者答曰我無印章蓋隱者與印章聲相近日晡矣貓促之悵然歸明年冬何布衣來談古刻言吾有宋拓李斯郎邪石吾得心疾醫不救城外一翁至言能活之兩劑而愈曰爲此拓本來也入室徑攜去他日見馬太常述布衣言大常俛而思卬而掀髯曰是矣是矣吾甥鎖成嘗失步入一人家從籬後缺戶出忽有院宇滿地皆松化石循讀書聲速入室四壁古錦囊囊中貯金石文字家有謝朓集借之不可曰寫一本贈汝越月往視其書類虞世南曰蓄書生乎曰無之指牆下鋤地者是爲我書出門遇梅一株方作華竊負松化石一以歸若兩人所遇其皆是與予不識鎖君大常布衣皆不言其姓吳轎夫言髣

髯姓王也西湖僧之徒取心經來言是王老者寫參互求之姓王何疑焉惜不得耡地能書者姓橋外大小兩樹依倚立一杏一烏桕

吳之癯

癯不知何許流其籍吳中大略生乾隆時卒嘉慶時讀其言百憂之所窟衆香之所宅其行無有畔涯其平生甚口其言蠱口過也過其里之子弟曰若爲子弟而淸瀉之質亡矣過其父老曰負所見聞之都市益過其父老曰上古飼狗之盆萬年猶不以薦器之其州之大聚曰州將潰或問之曰貧者詐升斗乎富者勝飛走乎事令長不父母乎皆曰不然則州何爲潰曰父老亦矣子弟不得爲他日父老問何爲曰無積不以讀大聚之條約則戕禮經之文曰土敝故草木不長水煩故魚鱉不大之京

師過其郎曹曰古也剛愎今也柔而愎過王公大人之清正而儉者曰神不旺不如昔之言行多假疵者嘗怒人而弗絕也曰容之甚於絕之過愿者誦巧言之五章當此時天下聞此癯言如此矣顧癯少年受人片譽越五十季遇其曾孫於市脫百金之橐贈之親爲驢載之歸舍

龔自珍曰予不識癯識其弟子數數稱慕其師予曰從子之師之道逐道也客於門獨逐於巷市客於巷市逐於州都客於州都逐於朝凡七見逐而終不怨其師

書果勇侯入覲

本朝既百八十有六載漢人籍而身膺世爵者公則有黃芳度岳鍾琪侯則有張勇施琅伯則有文臣張廷玉武臣孫思克王進寶趙良棟皆有功德皆以爵終於其位而今太子太傅固原

提督楊君芳封爲二等果勇侯位在二十六等之第六等赫然與靖逆靖海齊名增漢人直凡宿衛之臣滿洲輒除　乾清門侍衛其有異材重以貴戚乃擢　御前侍衛漢籍輒除大門上侍衛日直不過閽領侍衛内大臣轄之如外弁之見將帥其有材勇擢爲　乾清門而班之崇極矣今楊侯特授國什哈轄漢國什哈轄内臣驚爲未聞漢人襲父爵者出爲弁士入爲侍衛父祖功最高入拜散秩大臣而蔭庇之榮極矣侯有子曰承注自以生員起家　賜文舉人他日當補文臣内可致九卿外可致督撫漢人襲爵者施瑱孫士毅皆

詔入旂籍漢軍都統治之而楊侯官籍以貴州行伍達於兵部不改承注以貴州舉人達於禮部不改父子迴翔立外廷奉外事昔周中興威重大臣無如尹吉甫吉甫歸鎬客有張仲今大

臣數楊侯楊侯朝客有徐松張琦魏源源也雅材龔自珍友之噫嘻美譚並世之士躋追周雅後或繼也前莫聞也侯之八覲何自自喀什噶爾也其年道光九季其月四月廿八日乙丑自珍既與侯相揖於西淀軍機處直房明日書是以媵侯

書番禺許君

粵之東維帝南服而天下之雄也其山怪其土阻其水大壑其物產英詭其人沈雄多大略其大政三曰榷鹽曰舟師曰互市三者恒有聯事相倚也番禺許君家受鹽筴全粵鹽能靖民之悍然與士爭利者既起家顧不屑自封殖曰粵天下雄也紓朝廷南顧而下爲里橐憂其海氛乎吾當身任之治海之道有二曰得卒曰得船鄉勇之老於海者視官兵其生熟相萬也私

船之法式視戰船之造於官者其狙鈍相萬也尚書百文敏公方銳茹羣言君進指畫緩急狀文敏曰具如君言則退而自具冊神機鬼式百十其舸疾於飈風曰紅單船龍首魚身燕尾首尾自衛曰燕尾船又立募潮少年萬人爲鄉軍軍於珠光里而自將之日散千金自爲守其年敗賊於大洋明年盜魁自縛獻百數文敏爵輕車都尉粵遂平實嘉慶十五年某月也粵大祲君慨然曰夫互市之耗中國久矣獨徠洋米可以償所失今法洋米至則稅以拒之又空反以奢之米益少客益多主客皆饑是與外夷市勇於招徠淫巧而怯於籌食也宜蠲其稅之八而許其貨之出夷商大悅則反害而爲利大吏僉曰如君言由是粵雖惡歲米直平許君之冊也厥後浙江飢大吏召臺灣米由海入浙境免其鈔約略祖君冊云子曰祥光仕爲戶部郎以謫

龔自珍於京師自珍南向揖曰君有功於大計者三非惟照曜其鄉國世魁傑宜乘安車應淸問使公卿識奇士又知君之不可招也如祥光言書一通以姹升五嶺而望者焉

書葉機

鄞人葉機者可謂異材者也嘉慶六年舉行辛酉科鄉試機以廩貢生治試具凡竹籃泥爐油紙之屬悉備忽得巡撫檄曰貢生某毋與試機大詫初蔡牽朱濆兩盜爲海巨癰所至劫掠万口以百數歲必再三至海濱諸將怵息俟其去或揚帆施槍礮空中送之寇反追劇不以聞故爲患且十年巡撫者儀徵阮公也素聞機名知沿海人信官不如信機又知海寇畏鄉勇勝畏官兵又知鄉勇非機不能將八月寇定海將犯鄞機得檄號於

衆曰我一貧貢生吮墨執三寸管將試於有司售則試京師不售歸耳今中丞過聽檄我將鄉里與海寇戰毋乃咍乎雖然不可已願諸君助我衆曰盍請銀於文官不可盍假礮於武官不可事亟矣何以助君葉君則揎臂大呼且誓曰用官庫中一枚錢借官營中一秤火藥而成功者非男子也飛書募健足至行省假所知豪士萬金假縣中豪士萬金遂濃墨署一紙曰少季失鄉曲歡致凍餓者有拳力絕人者漁於海者父子兄弟有嘗戕於寇者與無此數端而願從我者皆畫諾夜半賁紙者反城中村中畫諾者幾三千人天明簿旗幟若干火器若干糧若干機曰烏用衆以九舟出餘聽命是日也潮大至神風發於海上一槍之發抵巨礮一槍之勢抵艅艎殺賊四百餘人九月又敗之於岸十月又逐之於海中明年正月又逐之於烏淅半壁平

出軍時檣中有紅心藍邊旂機之旂也自署曰代山其村名也朱濆艦中或爭輒詛神必曰遇代山旂阮公聞於朝奉
旨以知縣用今爲江南知縣爲龔自珍道其事

書金伶

金伶德輝以字行逸其名矣吳人乾隆中吳中葉先生以善爲聲老海內海內多新聲葉扣而律之納於吭大凡江左歌者有二一曰清曲一曰劇曲清曲爲雅讌劇爲狎游至嚴不相犯葉之藝能知雅樂俗樂之關鍵分別銖忽而通於本自稱宋後一人而已葉之亦吾友洞庭鈕非石傳其祕爲第一弟子德輝故劇弟子也隸某部部最無名顧解書以書質鈕而不以歌一夕歌鈕毋而律之納於吭則大不服鈕曰毋曰吾不知劇若吾所知殆非汝所知也卽欲論劇則歌某聲當中腰支某尺寸手容

當中某寸足容當中某步金始攻就求其術鈕曰若不爲劇寒餓必我從三年藝成矣曰諾江左言歌白葉先生之玅必曰鈕生而德煇以伶工廁其間奮志孤進不三年名幾與鈕亢乾隆甲辰

上六旬江南尚衣醝使爭聘名班班之某色人藝絶矣而某色人頗絀或某某色皆藝矣而笛師鼓員琵琶員不具或皆具而有聲無容不合

駕且至頗窘客薦金德煇德煇上策曰小人請以重金號召各部而總進退其所短長合蘇杭揚三郡數百部必得一部矣醝使喜以屬金金部署定其目錄琵琶員曰蘇州某笛師曰崑山某鼓員曰江都某各色曰杭州某曰江都某而德煇自署則曰正旦色吳縣某隊既成比樂作

天顏大喜內府傳
溫旨燈火中下珍饈醞玉器宮襲不絕又有
旨詢班名雖使奏江南本無此班此集腋成裘也
駕既行部不復析而寵其名曰集成班後更曰集秀班德輝既
以倆
旨董江左遂傲睨不業鈕生屏人戒之曰汝名成矣藝未也當
授汝哀秘之聲明日來授以某曲每度一字德輝以爲神曲終
滿座燭盡滅德輝竊譜其聲而不能肖其年秋大商延客召集秀
乾隆時貴僚賢公子喜結歡名布衣當佳晨治久筵簫四座被
服靚燿姚冶跌蕩時則必有一人敝衣冠面目不可憙而清臞入
圖畫者視之如古銅古玉婆娑然擢奇襍厠於其間以爲常其
人未必天下奇士也要之能上識貴人長者大官走聲譽下能

覘名倡羽士名倡侄優緲夙奇巧善工之倫以故非非石不能致德輝而德輝試技之日主人以德輝所自薦也非石爲上座既就久主客譁惟恐金之不先奏聲既引吭則觸感其往久所得於鈕者試之忽肯脫吭而哀坐客茫然不省始猶俗者省雅者喜稍稍引去俄而德輝如醉如癡如倦如倚如眩瞀聲細而譎加天空之晴絲縹緲慘闇一字作數十折愈孤引不自已忽放吭作雲際老鶴吽聲曲遂破而座客散已盡矣明日鈕視之而病鈕悔曰技之上者不可習也吾誤子子幸輟之而習其中德輝亦悔徐扶起燒其譜故其譜竟不傳而德輝獲以富且美譽終德輝卒時年約八十餘無子有弟子曰雙鸞非高弟也能約略傳其聲貧甚走南東至北子嘉慶己卯冬非石在予座上字謂之曰雙鸞早出世十年走公卿矣龔自珍曰非石今傫然

在酒間爲予道蘇揚比類事甚夥金德輝事自甲辰起大約迄癸丑甲寅間噫江東才墨之藪樓池船檝之觀燈酒之娛春晨秋夕之游美人公子憐才好色姚冶跌宕之樂當我生之初頗有存焉者矣

松江兩京官

御史某與侍郎某相愔也御史公得大學士和珅陰事欲劾之謀於侍郎侍郎曰大善比日上不懌事不成徒沽直名誠恤國體者遲十日可乎御史諾緩急待子而行

上幸木蘭熱河留京王大臣晨入直有急報自行在至發之和珅答侍郎書大略云和珅頓首謝種種有處置矣月餘報至亦和珅與侍郎書辭甚卑謂君紿我侍郎懟急詣

御史曰可矣御史方飲酒劾竟上是月以奬典罷官亦無禍浙後進曰御史頹放人也安慮天下有窺巳者哉欲明不欺成其獄雖易地以計烏可巳烏可巳顧負伉直之意偵主喜慍乃一發聲留隟俟處置以敗信道可不篤耶設少年悍者擊之中矣

縱難送曹生

天下笵金搏埴削楮揉革造木几必有伍至於士也求三代之語言文章而欲知其法適野無黨入城無相津無導朝無詔弗爲之其無督責也矣爲之且左右顧視跛跛而獨往其愀然悲也夫其頹然退飛也夫習者聞之則曰此豪傑也胡以言之古未嘗有笵金者亦無搏埴者亦無削楮揉革造木几者其始有之其天下豪傑也或古有其法中絕數千歲忽然有之其天下豪傑也今夫士適野無黨入城無相津無導朝無詔而讀三代

之語言文章而求其法弗爲之其無督責也矣而爲之其志力之橫以孤也有以異於纍之縱以孤者乎雖然夫上也聞之嘻噫奈何曰吾之志力可以有金而淬之範金者弗吾逮也吾且大賢吾有埦而方員之有楮而繢之有莖而縣之有木几而雕鎪削治之瘉寓瘉華瘉賢吾又大賢智者聞之則大聲暴訶之曰止夫橫者孤矣縱孤實難縱者益孤夫汝從而續之不難其止於乎龔子未得爲智者徒也然固習聞智者之言也里人曹生牆士也其所學其所處難與易之間適類乎是閔其孤識其豪傑不願其爲天下範金摶埦削楮採莖造木几者姍笑作縱難

臣里

臣與臣里相訴也臣里自宋其語言其言曰夫畀之而縈喪之

而辱升之九天而喜沈之九淵而愠吾囿行卑賤而以權子上亦貌委蛇而已矣吾中豈有是哉臣竊之食不忘贊宗之牲坐不忘栗主之祝口飴而手勤不忘殊衣冠者之頌說已坐是得心疾臣訴之曰請儆子之客籍夫子之客籍有一世之名者有三世之名矣有三世之名者有十世之名矣夫喜而不春怒而不夏愁苦而不秋晦肓儇輕少而苟壯而脆老而猾黃帝之所謂痹民也者盡子之客也汝師保此名也矣三世耳相續三世目相續三世心知相續社鬼護之其爽十世水不溺火不燒雷霆不求其爽百世麟鳳狗不並續不知勤類犬也芝朮灌木不並續不知植類粟也珠玉黃鐘虎子威窬不並壽不知古器之蹟痹民之言不與畢智之言並壽不知古名姓之博且吾聞周以前上溯結繩年多事少隸今琴令之箸錄不百家矣史佚仲

尼司馬遷劉向之威靈竟弗庇之矣古之宗語言之鬼其哭於冊訴於天遷神於寫官挈令崇誰氏之孫哉臣里乃詬臣曰汝之言孤汝不祥人也臣應之曰百世爲縱一世爲橫臣孤於縱不孤於橫臣媚於去馬來驢臣目盱睢臣不媚蠹魚且吾聞之宗身莫如定信道莫如篤觀古今莫如通篤以定通臣且受太禍乃又詬臣曰汝之術善給者也汝見給言給出處給浮湛而不任其勞彼司禍之主其卒爲汝給於是臣無以應臣姑起其疾昇焉勿榮喪焉勿辱升之九天勿喜沈之九淵勿慍汝之術傳矣何但取以待富貴之權藉者哉

廬之推

今有一人縗絰一人絃歌一人和之以如喪者之側無恤無忌發於其心而無僞雖無僞喪者寧無恨此人耶又有一人縗絰

一人助之號一人斂之喪禮不盡發於其心而偽雖偽喪者寧無感此人耶士之父母歿志其未成之志竟其所有事之事疾病寒暖飢餓必以告我孺子也人紿我必以告吾心中之親未嘗一夕歿者也天下之人曰不聞吾親之聲矣不見吾親之容矣始歿人來唁或助之號或斂之喪禮或稱述德而慕思或闕而震駭比其祥比其葬會不能以一瞋而言者再震駭曰是歿久矣天之行莫速於是同然已矣宜然已矣人之變莫歷於是是故人歿吾親也而哀人久吾親之歿也而益哀夫何爲其哀也哀莫推也廬之禮必睦其隣富貴也多財以分之必傳歿者之賜賤貧也薪貨之筋力同之必傳吾親之力歲時日月上飲食多樹之祿華菜膚一動舉悉本其故於歿者不使一月無聞吾親之名則一方之民翠然奉吾親之家楮榔如方之小神如

方之小神則言說於是心志於是耳目於是矣士侮詆親之賜則必與鄰之幼稚子言之父老神吾親者亦則幼稚續且重先人之言如是則必沒吾躬及吾子孫矣是故士之父母亦春亦其春夏亦其夏秋冬亦其秋冬士之德盛者能知聖人聖人者合萬國之歡心以祀其先王大命必於廟其始升歌曰濟濟多士秉文之德而卒侮無斁於人以如將萬季焉由此其推也

捕蜮第一

顨自珍既廬墓塈居於彼郊野魂飛飛以朝征魄慺慺而久虎

白蟲謀之曰予可攻侮厥族有大有小布滿人宇予告訴無所發講古之曰可以術捕禁制百蟲非囚非罟予嘗避天獵者之彈亦起於古之行孝者魑魅山林則職畏禹子禁制汝蟲皆法則上古做山川邸墳而天神來下山川之祇問曰今者有蜮蜮

一名射工是性善忌人衣裳畧有文采者輒忌不忌縗絰能含沙射人影人不能見必反書之名字而後噬之捕之如何法用蔽景卅七莖自障蔽則蜮不見人景又用方諸取月中水洗眼若純墨衣則人反見蜮可趨入蜮羣趨入蜮羣則蜮啞瞀乃祝曰射工射工汝反吾名以書吾躬吾名甚正汝不得反攻射工射工速入吾胃中如是四徧蜮死烹其肝大吉述捕蜮第一

捕熊羆鴟鴞豺狼第二

邱墳之祇問曰今者有熊羆鴟鴞豺狼是性善愎必噬有恩者及仁柔者捕之如何法用敗絮牛皮僞爲人形手執飼具以示人恩中實以熾鐵咆哮來吞絮韋吞已熾鐵火起爍灼其心肝祝曰豺狼豺狼予恩汝不祥亦勿戕汝以剛色柔內剛誅汝肝腸汝卒咆哮以亡如是四徧則其種類皆殄絕吉述捕熊羆鴟

鴞羽狼第二

捕狗蠅螞蟻蚤蜰蚊虻第三

沮洳坯之祇問曰今有狗蠅螞蟻蚤蜰蚊虻是皆無性聚散皆適然也而朋嚁人使人憒耗治之如何法不得殄滅但用冰一柈置高屋上則蠅去又煉猛火自燒田則亂草不生亂草不生則無所依無所依則一切蟲去祝曰蚊虻蚊虻汝非欲來而朋來汝非欲往而朋往吾悲汝無肺腸速去吾終不汝殄傷如是四徧則不復至述捕狗蠅螞蟻蚤蜰蚊虻第三